

肖铁 ● 著

坚硬的早春

JIANYING
DE
ZAOCHUN

天津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坚硬的早春 / 肖铁著.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1. 1
ISBN 7-5309-3284-5

I . 坚... II . 肖... III .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1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2272 号

坚硬的早春

出版人 杨清文

作者 肖 铁
责任编辑 强 华 田 眇
封面设计 贾宜中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3000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美术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 (850 × 1168 毫米)
字 数 197 千字
插 页 2
印 张 9.625
印 数 1 ~ 6000

书 号 ISBN7 - 5309 - 3284 - 5/G · 2748
定 价 14.50 元



自 序

还记得三年前，大约也是这个时候，也是趴在这个写字台上，为《成长的感觉》写自序时的情景，恍若昨天一般。看看那本书上的一个男孩背着书包走向远方的封面和里面洋溢着兴奋的语言，想想三年了，真是有了一种成长的感觉。

生活在大学里发生了变化，伴随着校园的美丽和空间的自由而来的，不仅有初到时的欣喜，还有渐渐升起的一点无助和几许茫然。我还记得那时的许多晚上，我们几个同学是和未名湖水一起说着将来，虽然到现在也没有说清，但总是还在无穷地说着。记得深夜里草石间碎碎的脚步声和远处的吉他弹唱证明着还有许多人和我们一样也没有睡，我记得那时我们睡眠都不好。我发现仿佛到了一个人动自己的脑子发挥想像力的时候了，虽然这个时候很累，但我真的很珍惜，我也知道还有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很累却很珍惜，这又让我找到了一点温暖。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度过那许多晚上的，而我仍要像以前一样感谢文学，那些从童年就一直陪伴我的文字在午



夜的黑暗里曾那样自由地展露，它们组成的闪亮的五线谱曾让我忘记了许多东西。我知道那许多日子是和王小波、杜拉斯、卡尔维诺、格拉斯、罗伯—格里耶、余华他们有关的。很多时候会沉浸在他们的叙事里，减少了好多与现实的摩擦；很多时候把自己忘掉在文字里，反倒看到了生活中许多真实的东西。

当然更要说的是电影，在那几个我常去的黑色的小屋里，它们给了我一个崭新的光和影的世界。我还记得刚刚发现这个世界时的兴奋，曾有一个星期里连看了八场电影。我自己计划着看了能找到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北野武、塔可夫斯基、安哲罗浦罗斯、王家卫等等的全部作品。在那个黑暗的空间里的微弱亮光前，我发现自己的敏感和脆弱，我就那样忍也忍不住地为那个世界里的现实落泪和破涕为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蓝》、《山雨欲来》、《花火》、《永恒的一天》后久久的震撼。

还有不该忘记的是那些音乐，是 PINK FLOYD, JOHN LENNON, ENIGMA, DEAD CAN DANCE, THE CRANBERRIES, THE SUEDE, THE SMASHING PUMPKINS, 是杜普蕾，拉赫玛尼诺夫，他们的音乐响起的时候，会是在晚上一个人想忘掉或想记住什么的时候。这时候我常常望着夜空发呆。

如果说要在这本新书的前面说些什么的话，我首先想起了它们，我真是要非常感谢它们，是它们帮助我、伴随我一起走过进入大学这两年多的时光。当然，我也希望读这本书的朋友也能像我一样喜欢它们。这多种的营养没有让我长得畸形——或发胖或瘦得像豆芽菜。



这本新书的许多习作就是在它们的影响下写成的，艺术为我提供了新的世界，让我生出五彩双飞翼，在想象的世界里尽情飞翔。而我也希望能读者在我的文章中看到我的成长和自己的一点新的东西，而不是老一套，因为即使是再光滑的老一套，也不会像我们脚底下的滑冰鞋，能带我们滑得更远。

这本书可以看成是《成长的感觉》的继续，所收录的都是我升入大学后写的东西。我把它们按散文和小说又按大一和大二的时间顺序分为了四小辑，每一辑后写了一则小结式的短文，最后请我爸爸写了一篇后记。一本书就这样编成了。希望能让读者朋友清楚地看到，在这两本书之间，一个孩子告别了童年和少年，渐渐长大了起来。

想想，距《成长的感觉》出版三年了。这三年时间里，我得到许多老师的帮助，其中就包括天津教育出版社社长杨清文伯伯和副总编李莉阿姨的关怀，可以说他们看着我长大。我知道这本书里有他们的心血和希望，除了表示我的感谢之情外，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努力不让他们失望，也不让你们——读者朋友们失望。

我会做得更好些。

2000年9月16日于北京

目 录

1 自序

第一辑 校园紫草

- 3 开学札记
- 26 色彩及其他
- 30 暑假日记
- 36 红房子
- 39 青岛的海
- 41 流沙河访问记
- 44 异乡的声音
- 47 岷江笔记
- 53 校园紫草
- 57 痛苦的时候写东西
- 59 照片和小说
- 61 小说关系
- 63 生命留在日记中
- 67 走得并不远

第二辑 文化与文明的笔记

- 71 雕刻时光

SAB 50/04

- 74 故乡的眼睛
77 校园
80 甬道
82 点名
84 过年
88 叶芹草
91 从大灰狼说起
95 鲁迅的真诚
102 回到小说本身
107 一种顽强的思路
110 文化与文明的笔记
114 听贝多芬
119 仅仅说真话是不够的
125 躲藏在历史幕布后面
137 我都在忙乎什么

第三辑 坚硬的早春

- 143 乌龟之死
150 坚硬的早春
168 补考

- 191 井
199 窗 帘
205 水 杯
211 打开一扇通风的窗

第四辑 原色

- 217 原 色
233 圣诞树
245 爆 肚
259 童年记事
279 模糊了的距离

〔附录〕

- 282 离别母校的发言
285 在北京市杰出中学生发奖大会
上的发言
287 高考前后
291 致山东兴隆矿校同学的信

293 后记(肖复兴)

第一辑

校园
紫草



XIAOYUANZICAO





开学札记

1

今天报到。海淀区被车塞得已经窒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父母终于同意我独自下车，从后备箱中取出山地车，拿上我所有的行李，独自走进北大校门，并堵回了从后面追上来的爸爸。

一个人走在绿荫中，看着一个个从身边走过的孩子，都是由父母陪着，我推着车，故意放慢了脚步。正在感觉很好的时候，碰上了朱佤佤的大哥，劈头问我：“自个骑车来的？够自立的！”我忙说：“没没，想来着，让父母给剥夺自立的权力了！”

在他的指引下，我刚刚办好了登记手续，父母正好赶到，关心地问：“都办好了？进宿舍吧。”

刚进门时，宿舍真是惨不忍睹。这里就是中国最高学府的宿舍？当然在我使劲地推走父母时，无论怎样，这里已经无疑成了我的窝。我将在这里度过四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大学生活。

收拾停妥，我决定这个星期六、日不回家了，想和新朋



友聚聚。(后来没想到，在这里过夜的只有我和一个上海人，其他的同学都陪父母住旅店了。)

父母还在关心地问：“还缺点儿什么吗？”

我对他们说：“就差您们赶快回家了。”

送走了父母，小上海对我说：“我也是这么把他们轰走的。”

换好饭卡，吃过晚饭，当这第一天的北大的阳光渐渐消逝的时候，我迈着四方步，显得格外悠闲地走回宿舍，却发现楼下的白杨树下已铺满了凉席，有来自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学生的父母和哥哥姐姐坐在那里，穿着背心，说着我听不懂的外地方言，在嗡嗡叫成一团的蚊子的快乐中，快乐着自己的快乐。

上楼时，发现楼道里已晾满了水淋淋的衣服，不住往下滴嗒水，有学生的妈妈正在水房里洗衣服，高高悬在头顶的也有女人的衣裤。

在宿舍里和小上海聊了一阵儿，什么也不想地死死睡觉，宿舍的窗口正对着大街，夜已经很深了，依然车水马龙，喧嚣一片。

第一天的北大生活并不浪漫。夜里我睡得很实在。

2

第二天，没有活动也不上课，许多同学还在陪父母。我和仅有的几个女生，逛了逛北大校园，以前总觉得她很大，真正逛起来，却显得很小。也许，是因为以前没进过这里，对它充满了想象。想象的作用，有时确实是很大的，它能改



变好多东西。

3

开学典礼在五四操场举行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有外国的哥们儿穿得衣冠楚楚地演奏小提琴，而下面的新生们仍兴奋地说话，虽然根本没听，却煞有介事不时地鼓掌。后来体操王子——李宁来了，他算法律系新生，搬了把椅子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正同周围的同学一一地握手，这时一抬头才发现外国哥们儿正站起来鞠躬谢幕了。

许多人的发言是差得可以了，因为除了他们连蹦带跳地走上讲台(这是真的)的动作外，我已经什么都忘了，而我的记性公认是好的。

远远地看见了高中同学李峥，但没机会说话。

4

今天惟一的任务是等待晚上副校长(院士)为我们文科试验班和理科试验班的学生单独讲话。

地点在一教，心想这次的讲话质量该不错吧。第一次走进北大的教室，也很兴奋。只可惜在他开讲后不久，实在忍不住睡去，等再一睁眼时，发现大家正在鼓掌，院士已潇洒下场了，我也参加了鼓掌和欢送领导退场的仪式。

走出一教时，天早黑了，路灯孤单地亮，小风成群地吹。睡醒一觉，精神振奋，看看晚上的北大，月色朦胧，树木森森，感觉真是舒服。



5

在宿舍里，当他们忍不住聊起姑娘的时候，我也想起了我以前的女友。很多错误是美丽的，但不因为其美丽而不算错误。有些错误是该犯的，我的错误就在于想起了我的女友，以致晚上睡得很晚，第二天眼睛很肿。

小上海在抱怨一大帮人围着电话亭没完没了打电话，没法跟女友通话之后，今晚一个人去情侣爆满的未名湖录带子去了，他要把磁带录满悄悄话给女友寄去，他的女友在上海读大学。他心情特好，几分得意，回来就说：“所有从我身边路过的人都说：‘他怎么就一个人呀’。”

在他这种臭美的情况下，我们室友决定骗他一顿。因为我们这些无家室的人们连信也没得人去寄，他却录了一个小时的音，回来还臭美，这不符合共产主义。

6

天已经沉了下来，准备去上晚自习，走出宿舍，我塞上耳机，拨动了曼托瓦尼的琴弦，一个人骑上车。路上已经没什么人了，满眼的雾气像从远处吹来的风，吹来的音符，从树叶间、灯光中落下来，仿佛正落在曼氏的乐曲中，荡起一串串忧郁的调子。

我便在这忧郁的调子中孤独地走，也想有个人陪，但没有人也很好，很静很黑很寂寞，但也很舒服。踩着灯光像踩着昏黄的照片，像踩着已成往事的历史，踩着颗粒状的雾，



踩着杨树的清香，踩着音乐之上。

走到文史楼，穿过黑黑的楼道，乐音在黑暗中像在心跳。推开教室漆黄的门，找一个无人的座位，自习开始了，乐曲停止。

当10点钟踢着晚风出文史楼时，雾已散了，天气朗润得舌头都可以感到，眼睛都可以碰到。缓缓地骑“山地”，把灯光骑得消瘦，闲闲地哼曼托瓦尼，把睡眠着的树叶哼得随风摇摆而有节奏。

我到女生楼下，呼下一个同学，一起去喝了瓶酸奶，又就着亮看了报告栏，在大家都无去意的情况下，又舒舒服服地散步。她挺漂亮，眼睛就像我以前的女友，睫毛向上翘。轻轻地聊天，直到满楼的灯一下子都灭了，眼睛闭上了，才匆匆地回楼。

曼托瓦尼真好，那调子，那音符，那眼睛……

7

晚上匆匆地刷牙，迷迷糊糊地上床，第二天一早再刷牙时，发现昨晚把牙膏忘在了水房，匆忙去找，却发现水房中除了哗啦啦无奈地流水的节门关不住外，一个人一个牙膏也没有了。回到寝室，边借牙膏边同室友骂了一顿。这就是北大的学生！

晚上去光华楼自习，这里真漂亮，很现代。我轻轻地坐下，打开书，生怕惊动了别人，坐的屁股还没热，突然不适，抽了两张草稿纸，故作镇静地走出教室，疯狂地去找厕所，来不及欣赏其现代的盥洗设备，推开便池的小门，却惊奇地



发现有黄黄的大便安然地躺在里面，占据了我要拉的位置。实在憋不住，找了一个无黄君的便池蹲下，一抬头却发现有纸从中间皱起来，四周展开像过节用的纸花一样沾了黄君贴在四壁之上。淡蓝色的墙面，足有五六处这样的黄白之花。我突然想起了波特莱尔的《恶之花》，不禁哑然失笑。对于大便后不冲，我已淡然处之。即使在这所百年老校泱泱学府，黄君也就见多不怪了。

8

晚上，大家去农园聚餐，吃涮肉，碰上了广平，他是我中学的同学，在数学系，便也叫来一起吃。大伙要了十瓶啤酒，十二盘肉，红白两个锅子，数我和广平吃得多，“会长”光顾着给牛老上烟了，没吃多少，连说饿，又加了三个馅饼，狼吞虎咽吃得我们看着都目瞪口呆。

酒未足饭已饱的我们踱出农园，竟发现地是湿的，空气是潮的，刚下过一阵小雨。于是决定乘雨后初晴，浓雾不散残洒飘曳的情况下去未名湖。只见一行和尚，使本来的浪漫之旅，少了诗情，陡剩了黑暗中光亮的画意。

真正的雾，迷惑人的雾，诱人的雾，我们坐在石舫船头，唱革命的，摇滚的，浪漫的歌，吹口哨，看雾。

水面上的浓雾，像是从水面上延伸出来，像是水的魂在夜晚无月时升腾，像水的情人，颗颗粒粒渗入水的怀抱里。晚风抚过，也夹着水气，挽着雾意，远处岸上柳下的雾是淡淡的，稀得像水墨的稀释，像化开的酒气，像若有还无的幻想之曲，天上的雾是高贵的，星星只是淡淡的雾中的花纹。



月亮是没有的，只有从雾间泄下来的阴阴的光，雾气显得更加浓重。灯光昏黄，孤独的雾气中走着的是孤独的我们，而我们却只像是朦胧的图腾。

有抱在一起的情侣走来，我们决定做回好人，让开了宝地，去西门照相，有人在华表下弹吉他，唱老狼的歌。我吼圆了嘴叫了一声“好！”

9

已经隔了很长时间，才拿起笔，翻开本，想记日记。该记什么呢？脑子很乱。博雅塔，未名湖的水汽，晚间树间的雾气，涌涌的自行车流……都混在一起，脑子里全是一个接一个的形象，是同学的形象、树的形象、雾的形象、夜的形象……而现在坐在自己家中的写字台前，偶尔看一眼双井的喧闹，想想昨天还在那个雾气中，真恍如隔世。

惟一记起的，清清楚楚记起的恰是前天晚上的银杏。

我有时常想，银杏对于我到底是什么？每样东西对于某一个人都会有特殊的含义。就像每一个女孩在每个男孩心中有不同的含义。而银杏，我该对她说什么好呢？许多事是从银杏树下开始的，许多事又常常是在银杏树下结束的。而那个晚上我恰恰走在银杏树下。

有些东西不是言无不尽，语言表达不了的，而是害怕表达出来没法收尾，表达出来，自己都受不了。

所以我只想记下前天晚上的银杏，别的说不了。

那时我刚刚上完晚自习，10点多钟，天黑得像闭上的眼。一路上没有路灯，只有远处教学楼的灯还亮着，散着些